南史/卷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 ◄

南史
卷六

梁本紀上第六

► 卷七

武帝

梁高祖武皇帝諱衍，字叔達，小字練兒，南蘭陵中都里人，姓蕭氏，與齊同承淮陰令整。整生皇高祖轄，位濟陰太守。轄生皇曾祖副子，位州治中從事。副子生皇祖道賜，位南台治書侍御史。道賜生皇考，諱順之，字文緯，于齊高帝為始族弟。

皇考外甚清和，而內懷英氣，與齊高少而款狎。嘗共登金牛山，路側有枯骨縱橫，齊高謂皇考曰：「周文王以來幾年，當復有掩此枯骨者乎？」言之懍然動色。皇考由此知齊高有大志，常相隨逐。齊高每外討，皇考常為軍副。及北討，薛索兒夜遣人入營，提刀徑至齊高眠床，皇考手刃之。頻為齊高鎮軍司馬、長史。時宋帝昏虐，齊高謀出外，皇考以為一旦奔亡，則危幾不測，不如因人之欲，行伊、霍之事，齊高深然之。曆黃門郎，安西長史，吳郡內史，所經皆著名。吳郡張緒常稱：「文武兼資，有德有行，吾敬蕭順之。」袁粲之據石頭，黃回與之通謀，皇考聞難作，率家兵據朱雀橋，回覘人還告曰：「朱雀橋南一長者，英威毅然，坐胡床南向。」回曰：「蕭順之也。」遂不敢出。時微皇考，石頭幾不據矣。及齊高創造皇業，推鋒決勝，莫不垂拱仰成焉。齊建元末，齊高從容謂皇考曰：「當令阿玉解揚州相授。」玉，豫章王嶷小名也。齊武帝在東宮，皇考嘗問訊，及退，齊武指皇考謂嶷曰：「非此翁，吾徒無以致今日。」及即位，深相忌憚，故不居台輔。以參豫佐命，封臨湘縣侯。歷位侍中，衛尉，太子詹事，領軍將軍，

丹陽尹，贈鎮北將軍，諡曰懿。

帝以宋孝武大明八年歲次甲辰生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。初，皇妣張氏嘗夢抱日，已而有娠，遂產帝。帝生而有異光，狀貌殊特，日角龍顏，重岳虎顧，舌文八字，項有浮光，身映日無影，兩骻駢骨，項上隆起，有文在右手曰：「武」。帝為兒時，能蹈空而行。及長，博學多通，好籌略，有文武才幹。所居室中，常若雲氣，人或遇者，體輒肅然。

初為衛軍王儉東合祭酒，儉一見深相器異，請為戶曹屬。謂廬江何憲曰：「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，出此則貴不可言。」竟陵王子良開西邸，招文學，帝與沈約、謝朓、王融、蕭琛、范雲、任昉、陸倕等並遊焉，號曰：「八友」。融俊爽，識鑒過人，尤敬異帝，每謂所親曰：「宰製天下，必在此人。」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。行經牛渚，逢風，入泊龍瀆，有一老人謂帝曰：「君龍行虎步，相不可言，天下方亂，安之者其在君乎？」問其名氏，忽然不見。尋以皇考艱去職，歸建鄴。

及齊武帝不豫，竟陵王子良以帝及兄懿、王融、劉繪、王思遠、顧暠之、範雲等為帳內軍主。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，帝曰：「夫立非常之事，必待非常之人，融才非負圖，視其敗也。」範雲曰：「憂國家者，惟有王中書。」帝曰：「憂國欲為周、召？欲為豎、刁邪？」懿曰：「直哉史魚，何其木強也！」

初，皇考之薨，不得志，事見齊魚復侯傳。至是，郁林失德，齊明帝作輔，將為廢立計，帝欲助齊明，傾齊武之嗣，以雪心恥，齊明亦知之，每與帝謀。時齊明將追隨王，恐不從，又以王敬則在會稽，恐為變，以問帝。帝曰：「隨王雖有美名，其實庸劣，既無智謀之士，爪牙惟仗司馬垣曆生、武陵太守卞白龍耳。此並惟利是與，若啖以顯職，無不載馳。隨王止須折簡耳。敬則志安江東，窮其富貴，宜選美女以娛其心。」齊明曰：「亦吾意也。」即征曆生為太子左衛率，白龍遊擊將軍，並至。續召隨王至都，賜自盡。

豫州刺史崔慧景既齊武舊臣，不自安，齊明憂之，乃起帝鎮壽陽，外聲備魏，實防慧景。師次長瀨，慧景懼罪，白服來迎，帝撫而宥之。將軍房伯玉、徐玄慶並曰：「慧景反跡既彰，實是見賊，我曹武將，譬如韝上鷹，將軍一言見命，便即制之。」帝笑曰：「其如掌中嬰兒，殺之不武。」於是曲意和釋之，慧景遂安。隆昌元年，拜中書侍郎，遷黃門侍郎。

建武二年，魏將王肅、劉昶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，齊明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，帝為偏帥隸廣之。行次熨斗洲，有人長八尺餘，容貌衣冠皓然皆白，緣江呼曰：「蕭王大貴。」帝既屢有征祥，心益自負。時去誕百里，眾軍以魏軍盛，莫敢前。帝欲大振威略，謂諸將曰：「今屯下梁之城，塞鑿峴之險，守雉腳之路，據賢首之山，以通西關，以臨賊壘，三方掎角，出其不備，破賊必矣。」廣之等不從。後遣徐玄慶進據賢首山，魏絕其糧道，眾懼，莫敢援之，惟帝獨奮請先進。於是廣之益帝精甲，銜枚夜前。失道，望見如持兩炬者，隨之果得道，徑上賢首山，廣之軍因得前。魏軍來脅，帝堅壁不進。時王肅自攻城，一鼓而退，劉昶有疑心，帝因與書，間成其隙。一旦，有風從西北起，陣雲隨之來，當肅營，尋而風回雲轉，還向西北，帝曰：「此所謂歸氣，魏師遁矣。」令軍中曰：「望麾而進，聽鼓而動。」肅乃傾壁十萬，陣于水北，帝揚麾鼓噪，響振山谷，敢死之士，執短兵先登，長戟翼之。城中見援至，因出軍攻魏柵，魏軍表裏受敵，因大崩。肅、昶單騎走，斬獲千計，流血絳野。得肅、昶巾箱中魏帝敕曰：「聞蕭衍善用兵，勿與爭鋒，待吾至；若能禽此人，則江東吾有也。」以功封建陽縣男。

尋為司州刺史。有沙門自稱僧惲，謂帝曰：「君項有伏龍，非人臣也。」復求，莫知所之。帝在州，甚有威名。嘗有人餉馬，帝不受，餉者密以馬系齋柱而去。帝出見馬，答書殷勤，縛之馬首，令人驅出城外，馬自還。還都為太子中庶子，領四廂直。出鎮石頭。齊明性猜忌，帝避時嫌，解遣部曲，常乘折角小牛車。齊明每稱帝清儉，勖勵朝臣。

四年，魏孝文帝自率大眾逼雍州，刺史曹武度沔守樊城，武舊齊武腹心，齊明忌之，欲使後弟劉暄為雍州，暄不願出外，因江祏得留。齊明帝擬帝雍州，受密旨出頓，聲為軍事發遣。又命五兵尚書崔慧景、征南將軍陳顯達相續援襄陽。慧景與帝進行鄧城，魏孝文帥十餘萬騎奄至，慧景引退，帝止之，不從，於是大敗。帝帥眾拒戰，獨得全軍。及魏軍退，以帝為輔國將軍，監雍州事。

先是，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，至是謠言更甚。及齊明崩，遺詔以帝為都督、雍州刺史。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、尚書令徐孝嗣、右僕射江祏、右將軍蕭坦之、侍中江祀、衛尉劉暄更直內省，分日帖敕，世所謂「六貴」。又有禦刀茹法珍、梅蟲兒、豐勇之等八人，號為「八要」，及舍人王咺之等四十餘人，皆口擅王言，權行國憲。帝謂張弘策曰：「政出多門，亂其階矣。當今避禍，惟有此地，勤行仁義，可坐作西伯；但諸弟在都，恐離時患，須與益州圖之耳。」時上長兄懿罷益州還，仍行郢州事，乃使弘策詣郢，陳計於懿，語在懿傳。言既不從，弘策還，帝乃召弟偉及憺，是歲至襄陽。乃潛造器械，多伐竹木，沈于檀溪，密為舟裝之備。時帝所住齋常有氣，五色回轉，狀若蟠龍。季秋

出九日台，忽暴風起，煙塵四合，帝所居獨白日清朗，其上紫雲騰起，形如傘蓋，望者莫不異焉。

尋而大臣相次誅戮。永元二年冬，懿又被害。信至，帝密召長史王茂、中兵呂僧珍、別駕柳慶遠、功曹史起士瞻等謀之。既定，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於聽事，告以舉兵。是日建牙，出檀溪竹木裝舸艦，旬日大辦。百姓願從者，得鐵馬五千匹，甲士三萬人。

先是，東昏以劉山陽為巴西太守，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。帝知其謀，乃遣參軍王天武、龐慶國詣江陵，遍與州府人書論軍事。天武既發，帝謂諮議參軍張弘策曰：「今日天武坐收天下矣。荊州得天武至，必回遑無計，若不見同，取之如拾地芥耳。斷三峽，據巴、蜀，分兵定湘中，便全有上流。以此威聲，臨九派，斷彭蠡，傳檄江南，風之靡草，不足比也，政小引日月耳。江陵本憚襄陽人，加唇亡齒寒，必不孤立，寧得不闇見同邪。挾荊、雍之兵，掃定東夏，韓、白重出，不能為計，況以無算之昏主，役禦刀應敕之徒哉。」及山陽至巴陵，帝復令天武齎書與穎胄兄弟。去後，帝謂張弘策曰：「用兵之道，攻心為上，攻城次之；心戰為上，兵戰次之，今日是也。近遣天武往州府，人皆有書，今段止有兩封，與行事兄弟，雲‘一二天武口具’。及問天武，口無所說。天武是行事心膂，彼聞必謂行事與天武共隱其事，則人人生疑。山陽惑於眾口，判相嫌貳，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，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。」山陽至江安，聞之，果疑不上。柳忱勸斬天武，送首山陽，穎胄乃謂天武曰：「天下之事，縣之在卿，今就卿借頭，以詐山陽；昔樊於期亦以頭借荊軻。」於是斬之，送首山陽，山陽信之，馳入城，將踰閾，縣門發，折其車轅，投車而走，中兵參軍陳秀拔戟逐之，斬於門外，傳首於帝。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，且曰：「時有未利，當須來年二月。遽便進兵，恐非廟算。」帝答曰：「今坐甲十萬，糧用自竭，若頓兵十旬，必生悔吝。且太白出西方，仗義而動，天時人謀，有何不利？昔武王伐紂，行逆太歲，復須待年月乎？」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沖勸帝迎南康，都襄陽，待正尊號，帝不從。王茂又私于張弘策曰：「今以南康置人手中，彼挾天子以令諸侯，節下前去為人所使，此豈歲寒之計。」弘策言之於帝，帝曰：「若前途大事不捷，故自蘭艾同焚；若功業克建，誰敢不從？豈是碌碌受人處分！「于沔南立新野郡，以集新附。

三年二月，南康王為相國，以帝為征東將軍。戊申，帝發襄陽。自冬積霰，至是開霽，士卒咸悅。帝遂留弟偉守襄陽城，謂曰：「當置心於襄陽人腹中，推誠信之，勿有疑也。天下一家，乃當相見。」遂移檄建鄴，闡揚威武。及至竟陵，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為前軍，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。茂、景宗帥眾濟岸，進頓九里。其日，郢州

刺史張沖迎戰，茂等大破之。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、軍主王世興、田安等會大軍于夏口。帝築漢口城以守魯山，命水軍主張惠紹、朱思遠等游遏中江，絕郢、魯二城信使。時張沖死，其眾推軍主薛元嗣及沖長史程茂為主。

三月乙巳，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。遙廢東昏為涪陵王，以帝為尚書左僕射，加征東大將軍、都督征討諸軍，假黃鉞。西台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來會。

四月，帝出沔，命王茂、蕭穎達等逼郢城。

五月己酉，帝移屯漢南。是日，有紫雲如蓋，蔭於壘幕。甲寅，東昏遣甯朔將軍吳子陽、光子衿等十三軍救郢州，進據巴口。

七月，帝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、康絢、武會超等潛師襲加湖，將逼子陽。水涸不通艦，子衿喜。其夜流星墜其城，四更中無雨而水暴長，眾軍乘流齊進，鼓噪攻之，俄而大潰，子陽等竄走，眾盡溺于江，王茂虜其餘而旋。郢、魯二城相視奪氣。

先是，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，為子陽等聲援。帝謂諸將曰：「夫征討未必須實力，所聽威聲耳。今加湖之敗，誰不讋服。陳武牙即伯之之子，狼狽奔歸，彼間人情，理當兇懼。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。」因命搜所獲俘囚，得伯之幢主蘇隆之，厚加賞賜，使致命焉。

戊午，魯山城主孫樂祖降。己未夜，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，因投黃鵠磯，蓋城之精也。及旦，其城主程茂、薛元嗣遣參軍朱曉求降。帝謂曰：「城中自可不識天命，何意恒罵？「曉曰：「明公未之思耳，桀犬何嘗不吠堯。」初，郢城之閉，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，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。及城開，帝並加隱恤，其死者命給棺槥。

東昏聞郢城沒，乃為城守計，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。其不可活者，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。尚書令王亮苦諫，不從。陳伯之遣蘇隆之反命，求未便進軍。帝曰：「伯之此言，意懷首鼠，可及其猶豫逼之。」乃命鄧元起即日沿流。

八月，天子遣兼黃門郎蘇回勞軍。帝登舟，命諸軍以次進路，留上庸太守韋叡守郢城，行州事。鄧元起將至尋陽，陳伯之猶懼，乃收兵退保湖口，留其子武牙守盆城。及帝至，乃束甲請罪。

九月，天子詔帝平定東夏，以便宜從事。前軍之次蕪湖，南豫州刺史申胄棄姑孰走，至是大軍進據之。自發雍州，帝所乘艦恒有兩龍導引，左右莫不見者。緣道奉迎百姓，皆如挾纊。仍遣曹景宗、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。東昏遣征虜將軍李居士迎戰，景宗擊走之。於是王茂、鄧元起、呂僧珍進據赤鼻邏，曹景宗、陳伯之為游兵。是日，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戰，眾軍禽之於陣。大軍次新林，建康士庶傾都而至，送款或以血為書。命王茂進據越城，曹景宗據皁莢橋，鄧元起據道士墩，陳伯之據籬門。道林餘眾退屯航南，迫之，因復散走，退保朱雀，憑淮自固。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，請東昏燒南岸邑屋，以開戰場。自大航以西，新亭以北，蕩然矣。

十月，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歸降。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列陣于航南大路，悉配精手利器，尚十餘萬，閹人王倀子持白虎幡督諸軍。王茂、曹景宗等掎角奔之，珍國之眾，一時土崩。眾軍追至宣陽門，李居士以新亭壘，徐元瑜以東府城降，石頭、白下諸軍並宵潰。壬午，帝鎮石頭，命眾軍圍六門。東昏悉焚門內，驅逼營署官府併入城，有眾二十萬。青州刺史桓和紿東昏出戰，因降。先是，俗語謂密相欺變者為「和欺」。於是蟲兒、法珍等曰：「今日敗於桓和，可謂和欺矣。」帝命諸軍築長圍。

初，眾軍既逼，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，常僧景鎮廣陵，李叔獻屯瓜步。及申胄自姑孰奔歸，又使屯破墩，以為東北聲援。至是帝遣曉喻，並降。帝乃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，輔國將軍恢屯破墩，從弟甯朔將軍景鎮廣陵。吳郡太守蔡夤棄郡赴降。

十二月丙寅，兼衛尉張稷、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，其夜以黃油裹首送軍。帝命呂僧珍、張彌勒兵封府庫及圖籍。帝乃入，收嬖妾潘妃誅之，及凶党王咺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，以宮女二千人，分賚將士。宣德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，授帝中書監、大司馬、錄尚書、驃騎大將軍、都督、揚州刺史，封建安郡公，食邑萬戶，給班劍四十人，黃鉞、侍中、征討諸軍事並如故。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，百僚致敬。己卯，帝入屯閱武堂，下令大赦。丙戌，入鎮殿內。是日，鳳皇集建鄴。又下令：「凡昏制謬賦、淫刑濫役，外可詳檢前源，悉皆除蕩。其主守散失，諸所損耗，精立科條，咸從原例。」丁亥，遣豫州刺史李元履以兵五千慰勞東方十二郡。

二年正月辛卯，下令：「通檢尚書眾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，精加訊辯，依事議奏。其義師臨陣致命，疾病死亡者，並加葬斂，收恤遺孤。」甲午，天子遣兼侍中席闡文、兼黃門侍郎樂法才慰勞都下。追贈皇祖散騎常侍、左光祿大夫，

皇考侍中、丞相。乙未，下令：「朱雀之捷，逆徒送死者，特許家人殯葬；若無親屬，或有貧苦，二縣長尉即為埋掩。建康城內不達天命，自取淪滅，亦同此科。」又下令減損浮費，自非奉粢盛，修紱冕，習禮樂之容，繕甲兵之備，此外一皆禁絕。禦府中署，量宜罷省，命外詳為條格。

戊戌，宣德皇后臨朝，入居內殿，拜帝大司馬，解承制，百僚致敬如前。壬寅，詔進帝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，贊拜不名，加前後部羽葆、鼓吹，置左右長史、司馬、從事中郎、掾、屬各四人，並依舊辟士，餘並如故。甲寅，齊帝進帝位相國，總百揆，封十郡為梁公，備九錫之禮，加遠遊冠，綠綟綬，位在諸王上。策曰：

上天不造，難鍾皇室，世祖以休明早崩，世宗以仁德不嗣。高宗襲統，宸居弗永，雖夙夜劬勞，而隆平不洽。嗣君昏暴，書契弗睹，朝權國柄，委之群孽，剿戮忠賢，誅殘台輔，含冤抱痛，噍類靡餘。公藉昏明之期，因兆庶之願，爰率群後，翊成中興，宗社之危已固，天人之望允塞，此實公紐我絕綱，大造皇家者也。

永明季年，邊隙大啟，荊河連率，招引戎荒。公受言本朝，輕兵赴襲，排危冒險，剛柔遞用，坦然一方，還成藩服，此又公之功也。在昔隆昌，洪基已謝，高宗慮深社稷，將行權道。公定策帷帳，激揚大節，廢帝立王，謀猷深著，此又公之功也。建武闡業，厥猷雖遠，戎狄內侵，憑陵關塞，司部危逼，淪陷指期。公總兵外討，卷甲長驅，焚廬毀帳，胡哭言歸，此又公之功也。樊、漢阽切，羽書續至。公星言鞠旅，稟命徂征，拯我邊危，重獲安堵，此又公之功也。漢南迴弱，咫尺勍寇。公作藩爰始，因資靡托，練兵訓卒，搜狩有序，俾我危城，翻為強鎮，此又公之功也。永元紀號，瞻烏已及，雖廢昏有典，而伊、霍難行。公首建大策，爰立明聖，義踰邑綸，勳高代入，此又公之功也。文王之風，雖被江、漢，京邑蠢蠢，湮為洪流。公投袂萬里，事惟拯溺，義聲所覃，無思不韙，此又公之功也。魯城、夏汭，梗據中流，乘山置壘，縈川自固。公禦此烏集，陵茲地險，費無遺矢，戰未窮兵，踐華之固，相望俱拔，此又公之功也。惟此群凶，同惡相濟，緣江負險，蟻聚加湖。桴艡一臨，應時褫潰，此又公之功也。奸孽震皇，復懷舉斧，畜兵九派，用擬勤王。公棱威直指，勢踰風電，旌旆小臨，全州稽服，此又公之功也。姑孰沖要，密邇京畿，凶徒熾聚，斷塞津路。公兵威所震，望旗自駭，此又公之功也。群豎倡狂，志在借一，豕突淮涘，武騎如雲。公爰命英勇，因機騁銳，氣冠阪泉，勢踰洹水，此又公之功也。琅邪、石首，襟帶岨固，新壘、東塘，金湯是埒，憑險作守，兵食兼資，風激電駭，莫不震疊，城復於隍，於是乎在，此又公之功也。獨夫昏佷，憑城靡懼，鼓鍾鞳鞳，傲若有餘，狎是邪孽，忌斯冠冕，凶狡因之，將逞孥戮。公奇謀密

運，威略潛回，忠勇之徒，得申厥效，白旗宣室，未之或比，此又公之功也。公有拯億兆之勳，重之以明德。爰初厲志，服道儒門，濯纓來仕，清猷映世。時運艱難，宗社危殆，昆岡已燎，玉石同焚，驅率貔貅，抑揚霆電，義等南巢，功齊牧野。若夫禹功寂寞，微管誰嗣，拯其將魚，驅其袒發，解茲亂網，理此棼絲，復禮衽席，反樂河海。永平故事，聞之者歎息，司隸舊章，見之者隕涕，請我人命，還之鬥極，憫憫縉紳，重符戴天之慶，哀哀黔首，復蒙履地之恩，德踰於嵩、岱，功鄰於造物，超哉邈矣，越無得而言焉。

朕又聞之：疇庸命德，建侯作屏，咸用克固四維，永隆萬葉。是以二南流化，九伯斯征，王道淳洽，刑厝罔用。惟公經綸天地，甯濟區夏，道冠乎伊、稷，賞薄于桓、文，豈所以憲章齊、魯，長轡宇宙。敬惟前烈，朕甚懼焉。今進授相國，改揚州刺史為牧，以豫州之梁郡曆陽、南徐州之義興、揚州之淮南宣城吳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，封公為梁公，錫茲白土，苴以白茅，爰定爾邦，用建冢社。在昔旦、奭，入居保佑，逮于畢、毛，亦作卿士，任兼內外，禮實宜之。今命使持節、兼太尉王亮授相國揚州牧印綬、梁公璽紱；使持節、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國位冠群後，任總百司，恒典彝數，宜與事革。其以相國總百揆，去錄尚書之號，上所假節、侍中貂蟬、中書監印、中外都督大司馬印綬、建安公印策，驃騎大將軍如故。

又加公九錫，其敬聽後命：

以公禮律兼修，刑德備舉，哀矜折獄，罔不用情。是用錫公大輅、戎輅各一，玄牡二駟。公勞心稼穡，念在人天，丕崇務本，惟穀是寶。是用錫公兗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公鎔鈞所被，變風以雅，易俗陶人，載和邦國。是用錫公軒縣之樂，六佾之舞。公文德廣覃，義聲遠洽，椎髻髽首，夷歌請吏。是用錫公朱戶以居。公揚清抑濁，官方有序，多士聿興，棫樸流詠。是用錫公納陛以登。公正色禦下，以身範物，式遏不虞，折沖惟遠。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。公威同夏日，志清奸究，放命圮族，刑茲罔赦。是用錫公鈇鉞各一。公跨躡嵩溟，陵厲區宇，譬諸日月，容光必至。是用錫公彤弓一、彤矢百，盧弓十、盧矢千。公永言惟孝，至感通神，恭嚴祀典，祭有餘敬。是用錫金秬鬯一卣，圭瓚副焉。梁國置丞相以下，一遵舊式。欽哉，其敬循往策，祗服大禮，對揚天眷，用膺多福，以弘我太祖之休命。

帝固辭，府僚勸進，不許。

二月辛酉，府僚重請曰：「近以朝命蘊策，冒奏丹誠，奉被還令，未蒙虛受，縉紳顒顒，深所未達。蓋聞受金於府，通人之弘致，高蹈海隅，匹夫之小節，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，贈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。況世哲繼軌，先德在人，經綸草昧，歎深微管，加以朱方之役，荊河是依，班師振旅，大造王室，雖復累繭救宋，重胝存楚，居今觀古，曾何足云。而惑甚盜鍾，功疑不賞，皇天后土，不勝其酷。是以玉馬駿奔，表微子之去，金板出地，告龍逢之冤。明公據鞍輟哭，厲三軍之志，獨居掩涕，激義士之心，故能使海若登只，罄圖效祉，山戎、孤竹，束馬景從，伐罪吊人，一匡靜亂，匪叨天功，實勤濡足。龜玉不毀，誰之功歟，獨為君子，將使伊、周何地。」於是始受相國、梁公之命。命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。齊帝追贈梁公夫人為梁國妃。

乙丑，南兗州隊主陳文興于宣武城內鑿井，得玉鏤騏驎、金鏤玉璧、水精環各二。又鳳凰見建康縣桐下里。宣德皇后稱美符瑞，歸於相國府。丙寅，詔梁國依舊選諸要職，悉依天朝之制。帝上表，以「前代選官，皆立選簿，請自今選曹，精加隱括，依舊立簿，使冠履無爽，名實不違，庶人識涯涘，造請自息。且聞中間立格，甲族以二十登仕，後門以過立試吏，豈所以弘奬風流，希向後進。此實巨蠹，尤宜刊革」。詔依表施行。丙戌，詔進梁公爵為王，以豫州之南譙廬江、江州之尋陽、郢州之武昌西陽、南徐州之南琅邪南東海晉陵、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，並前為二十郡。其相國、揚州牧、驃騎大將軍如故。帝固辭，有詔斷表。相國左長史王瑩等率百僚敦請。

三月癸巳，受梁王之命。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，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，賜穀五斛，府州所統亦同蠲蕩。丙午，齊帝命帝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備五時副車，置旄頭雲罕，樂舞八佾，設鍾虡宮縣，王妃、王子、王女爵命之號，一如舊儀。丙辰，齊帝下詔禪位，即安姑孰。

四月辛酉，宣德皇后令曰：「西詔至，帝憲章前代，敬禪神器于梁，明可臨軒，遣使恭授璽紱，未亡人便歸於別宮。」壬戌，策曰：

咨爾梁王，惟昔邃古之載，肇有生靈，皇雄、大庭之辟，赫胥、尊盧之後，斯並龍圖鳥跡以前，慌惚杳冥之世，固無得而詳焉。洎乎農、軒、炎、皞之代，放勳、重華之主，莫不以大道君萬姓，公器禦八紘，居之如執朽索，去之若釋重負，一駕汾陽，便有窅然之志，暫適箕嶺，即動讓王之心。故知戴黃屋、服玉璽，非所以示貴稱尊，乘大輅、建旗旗，蓋欲令歸趣有地。是故忘己而字兆庶，徇物而君四海。及于菁華內竭，畚橇外勞，則撫茲歸運，惟能是與。四百告終，有漢所以高揖，黃德既謝，魏氏所以樂推。爰

及晉、宋，亦弘斯典。我太祖握河受曆，應符啟運，二葉重光，三聖系軌。嗣君喪德，昏棄紀度，毀紊天綱，雕絕地紐。是以谷滿川枯，山飛鬼哭，七廟已危，人神無主。惟王體茲上哲，明聖在躬，端冕而協邕熙，推鋒而拯塗炭，武功與日車並運，文教與鵬翼齊舉。固以幽顯宅心，謳訟斯屬；豈徒桴鼓播地，卿雲叢天而已哉。至於晝睹爭明，夜飛枉矢，除舊之征必顯，更姓之符允集。今便仰祗幹象，俯從人願，敬禪神器，授帝位於爾躬。大祚告窮，天祿永終。于戲，王允執其中，式遵前典，以副昊天之望，禋上帝而臨億兆，格文祖而膺大業，以傳無疆之祚，豈不盛與。並命璽書，遣兼太保、中書監、兼尚書令王亮，兼太尉、中書令王志奉皇帝璽紱，受終之禮，一依唐、虞故事。

帝抗表陳讓，表不獲通。於是齊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，及梁台侍中範雲等一百一十七人，並上表勸進，帝謙讓不受。是日，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，事並明著，群臣重表固請，乃從之。

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，皇帝即位于南郊，設壇柴燎告天曰：

皇帝臣衍，敢用玄牡，昭告於皇皇后帝：齊氏以曆運斯既，否終則亨，欽若天應，以命於衍。夫任是司牧，惟能是授，天命不于常，帝王非一族，唐謝虞受，漢替魏升，爰及晉、宋，憲章在昔，咸以君德馭四海，元功子萬姓，故能大庇甿黎，光宅區宇。齊代雲季，世主昏凶，狡焉群慝，是崇是長，肆厥奸回暴亂，以播虐於我有邦，俾九服八荒之內，連率嶽牧之君，蹶角頓顙，匡救無術。衍投袂星言，推鋒萬里，厲其掛冠之情，用拯兆庶之切，遂因時來，宰司邦國，濟物康世，實有厥勞。而晷緯呈祥，川嶽效祉，代終之符既顯，革運之期已萃，殊俗百蠻，重譯獻款，人神遠邇，罔不和會。於是群公卿士，咸致厥誠，並以皇幹降命，難以謙拒。衍自惟匪德，辭不獲遂，仰迫上玄之眷，俯惟億兆之心，宸極不可久曠，人神不可乏主，遂藉樂推，膺此嘉祚。以茲寡薄，臨馭萬方，顧求夙志，永言祗惕。敬簡元辰，恭茲大禮，升壇受禪，告類上帝，克播休祉，以弘盛烈，式傳厥後，用永保于我有梁，惟明靈是饗。

禮畢，有詔放觀。乃備法駕還建康宮，臨太極前殿，大赦，改元，賜人爵二級，文武位二等；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，人穀五斛；逋布、口錢、宿責勿復收；其犯鄉論清議、贓汙淫盜，一皆蕩滌，洗除前注，與之更始。封齊帝為巴陵王，全食一郡，載天子旌旗，乘五時副車，行齊正朔，郊祀天地，禮樂制度，皆用齊典。以齊宣德皇后為齊文帝妃，齊帝后王氏為巴陵王妃，齊代王侯封爵，悉皆降省，其效著艱難者，別有後命。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。劫賊餘口沒在台府者，悉皆蠲放。諸流徙之家，並聽還本。以兼尚書令

王亮為尚書令，兼尚書右僕射沈約為尚書僕射。封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，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，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，左衛將軍恢為鄱陽王，荊州刺史憺為始興王。自郡王以下，列爵為縣六等。皇弟、皇子封郡王，二千戶；王之庶子為縣侯，五百戶，謂之諸侯；功臣爵邑無定科。鳳凰集南蘭陵。

丁卯，詔凡後宮、樂府、西解、暴室諸如此例被幽逼者，一皆放遣。若衰老不能自存者，官給廩食。戊辰，遣巴陵王錢二百萬，絹布各千疋，綿二千斤。車騎將軍高麗王高雲進號車騎大將軍，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太進號征東大將軍，鎮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征東大將軍。己巳，巴陵王殂于姑孰，追諡為齊和帝，終禮一依故事。

庚午，詔分遣內侍，周省四方，觀政聽謠，訪賢舉滯。其有田野不辟，獄訟無章，忘公徇私，侵漁是務者，悉隨事以聞。若懷寶迷邦，蘊奇待價，蓄響藏真，不求聞達，各依名騰奏，罔或遺隱。又詔曰：「金作贖刑，有聞自昔，入縑以免，施於中代。永言叔季，偷薄成風，嬰愆入罪，厥塗匪一。死者不可復生，刑者無因自反，由此而望滋實，庸可致乎。可依周、漢舊典，有罪入贖，外詳為條格，以時奏聞。」辛未，以新除謝沐公蕭寶義為巴陵王，以奉齊祀。復南蘭陵武進縣，依前代之科。征新除相國軍諮祭酒謝朏為侍中、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。改南東海為蘭陵郡，土斷南徐州諸僑郡縣。癸酉，詔「於公車府謗木、肺石傍各置一函。若肉食莫言，山阿欲有橫議，投謗木函。若從我江、漢，功在可策，犀兕徒弊，龍蛇方縣；次身才高妙，擯壓莫通，懷傅、呂之術，抱屈、賈之歎，其理有皦然，受困包匭；夫大政侵小，豪門陵賤，百姓已窮，九重莫達，若欲自申，並可投肺石函」。甲戌，詔斷遠近上慶禮。

閏月丁酉，以行宕昌王梁彌邕為安西將軍、河涼二州刺史，正封宕昌王。壬寅，詔以憲綱日弛，漸以為俗，令端右以風聞奏事，依元熙舊制。有司奏，追尊皇考為文皇帝，廟號太祖，皇妣張氏為獻皇后，陵曰建陵，郗氏為德皇后，陵曰修陵。

五月乙亥夜，盜入南北掖，燒神武門、總章觀，害衛尉卿張弘策。戊子，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反。以領軍將軍王茂為征南將軍、江州刺史，率眾討之。

六月庚戌，封北秦州刺史楊紹先為武都王。是月陳伯之奔魏，江州平。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據成都反。

秋七月丁巳朔，日有蝕之。

八月戊戌，置建康三官。癸卯，鸞鳥見樂游苑。乙巳，平北將軍、西涼州刺史象舒彭進號安西將軍，封鄧至王。丁未，命中書監王瑩等八人參定律令。詔尚書郎依昔奏事。交州獻能歌鸚鵡，詔不納。林邑、幹陀利國各遣使朝貢。

冬十一月己未，立小廟。甲子，立皇子統為皇太子，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。

十二月，大雪，深三尺。

是歲大旱，米斗五千，人多餓死。

二年春正月乙卯，以尚書僕射沈約為左僕射，吏部尚書范雲為右僕射。辛酉，祀南郊，降死罪以下囚。庚辰，以仇池公楊靈珍為北梁州刺史，封仇池王。

夏四月癸卯，尚書刪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，令三十卷，科四十卷。

五月，尚書右僕射範雲卒。乙丑，益州刺史鄧元起克成都，曲赦益州。

六月丁亥，以新除左光祿大夫謝朏為司徒、尚書令。甲午，以中書監王瑩為尚書右僕射。是夏，多癘疫。

秋七月，扶南、龜茲、中天竺國各遣使朝貢。

冬十月，皇子綱生，降都下死罪以下囚。

十一月乙卯，雷電，大雨，晦。

三年春正月癸丑，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為左僕射，太子詹事柳惔為右僕射。

二月，魏克梁州。

三月，隕霜殺草。

夏五月丁巳，以扶南王憍陳如闍耶跋摩為安南將軍。

六月丙子，詔分遣使巡察州部，視人冤酷。癸未，大赦。

秋七月甲子，立皇子綜為豫章王。

八月，魏克司州。

九月壬子，以河南王世子伏連籌為鎮西將軍、西秦河二州刺史，封河南王。北天竺國遣使朝貢。

冬十一月甲子，詔除贖罪科。

是歲，魏正始元年。

四年春正月癸卯，詔「自今九流常選，年未三十，不通一經，不得解褐；若有才同甘、顏，勿限年次」。置五經博士各一人。有司奏：吳令唐傭鑄盤龍火爐、翔鳳硯蓋。詔禁錮終身。丙午，省鳳凰銜書伎。戊申，詔「往代多命宮人帷宮觀禋郊之禮，非所以仰虔蒼昊，自今停止」。辛亥，祀南郊，大赦。

二月，初置胄子律博士。壬午，遣衛尉卿楊公則率宿衛兵塞洛口。壬辰，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，長史李叟討平之，曲赦交州。是月立建興苑於秣陵建興裏。

夏四月丁巳，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為安西將軍、河涼二州刺史，正封宕昌王。

六月庚戌，立孔子廟。

冬十月，使中軍將軍、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侵魏。以興師費用，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資。

是歲大穰，米斛三十。

五年春正月丁卯朔，詔「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，選官搜括，使郡有一人」。

乙亥，起前司徒謝朏為中書監、司徒。甲申，立皇子綱為晉安王。

三月丙寅朔，日有蝕之。

夏四月甲寅，初立詔獄。詔建康縣置三官，與廷尉三官分掌獄事，號建康為南獄，廷尉為北獄。

五月，置集雅館以招遠學。

秋七月乙丑，鄧至國遣使朝貢。

八月辛酉，作東宮。

九月，臨川王宏軍至洛口，大潰，所亡萬計，宏單騎而歸。

冬十一月甲子，都下地震，生白毛。乙丑，以師出淹時，大赦。魏人乘勝攻鍾離。

十二月癸卯，司徒謝朏薨。

六年春三月庚申，隕霜殺草。是月，有三象入建鄴。

夏四月壬辰，置左右驍騎、左右遊擊將軍官。癸巳，曹景宗、韋叡等破魏師于邵陽洲，斬獲萬計。己酉，以江州刺史王茂為尚書右僕射。丁巳，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為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，以右光祿大夫沈約為尚書左僕射。

五月己巳，置中衛、中權將軍，改驍騎為雲騎，遊擊為遊騎。

秋八月戊子，赦。戊戌，都下大水。

九月乙亥，改閱武堂為德陽堂，聽訟堂為儀賢堂。

冬閏十月乙丑，以開府臨川王宏為司徒，以行太子太傅；尚書左僕射沈約為尚書令，以行太子少傅；吏部尚書袁昂為兼尚書右僕射。甲申，以左光祿大夫夏侯詳為左僕射。

十二月丙辰，左僕射夏侯詳卒。

七年春正月戊子，以元樹為恒、朔二州都督，封魏郡王。戊戌，詔作神龍、仁獸闕於端門、大司馬門外。

二月乙卯，新作國門于越城南。乙丑，增置鎮衛將軍以下為十品，以法日數；凡二十四班，以法氣序；不登十品，別有八班，以象八風；又置施外國將軍二十四班，合一百九號。庚午，詔於州郡縣置州望、郡宗、鄉豪各一人，專掌搜薦。乙亥，以車騎大將軍高麗王高雲為撫東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

夏四月乙卯，以皇太子納妃故，赦大辟以下，頒賜朝臣及近侍各有差。

五月，都下大水。戊子，詔蘭陵縣建修二陵周回五里內居人賜復終身。己亥，詔復置宗正、太僕、大匠、鴻臚，又增太府、太舟，仍先為十二卿，及置朱衣直合將軍官。

六月辛酉，改陵監為令。

秋八月丁巳，皇子繹生，赦大辟以下未結正者。

九月壬辰，置童子奉車郎。癸巳，立皇子績為南康王。

冬十月丙寅，以吳興太守張稷為尚書左僕射。丙子，詔大舉北侵。丁丑，魏縣瓠鎮主白皁生、豫州刺史胡遜以城內屬。

是歲，魏永平元年。

八年春正月辛巳，祀南郊，大赦。壬辰，魏鎮東參軍成景雋以宿預城內屬。

夏四月戊申，以司徒臨川王宏為司空、揚州刺史，以車騎將軍、領太子詹事王茂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。

秋七月癸巳，巴陵王蕭寶義薨。

冬十一月壬寅，立皇子續為廬陵王。

九年春正月乙亥，以右光祿大夫王瑩為尚書令。庚寅，新作緣淮塘。

三月己丑，幸國子學，親臨講肄，賜祭酒以下各有差。乙未，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，年在從師者，皆入學。

夏四月丁巳，選尚書五都令史，革用士流。

六月癸丑，盜殺宣城太守朱僧勇。

閏六月己丑，宣城盜轉寇吳興，太守蔡撙討平之。

冬十二月癸未，幸國子學，策試胄子，賜訓授之司各有差。

是歲，于闐、林邑國並遣使朝貢。

十年春正月辛丑，祀南郊，大赦。戊申，荊州言騶虞見。

三月，盜殺東莞、琅邪二郡太守劉暅，以朐山引魏徐州刺史盧昶。

夏六月，以國子祭酒張充為尚書右僕射。

冬十二月，山車見臨城縣。振遠將軍馬仙琕大破魏軍，斬馘十餘萬，復朐山城。

是歲，初作宮城門三重樓及開二道。宕昌國遣使朝貢，婆利國貢金席。

十一年春正月壬辰，詔「自今逋謫之家，及罪應質作，若年有老小，可停將送」。加鎮南將軍、江州刺史建安王偉開府儀同三司，司空、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進位元元太尉，以驃騎將軍王茂為司空。

二月戊辰，新昌、濟陽二郡野蠶成繭。

三月丁巳，為旱故，曲赦揚、徐二州。庚申，高麗國遣使朝貢。

夏四月，百濟、扶南、林邑等國各遣使朝貢。

秋九月，宕昌國遣使朝貢。

冬十一月乙未，以吳郡太守袁昂為兼尚書右僕射。己酉，降太尉、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為驃騎將軍、開府同三司之儀。癸丑，齊宣德太妃王氏薨。

是歲，魏延昌元年。

十二年春正月辛卯，祀南郊，赦大辟罪以下。

二月辛酉，兼尚書右僕射袁昂即正。丙寅，詔「明下遠近，若委骸不葬，或緦衣莫改，量給棺具收斂」。辛巳，新作太極殿，改為十三間，以從閏數。

閏三月乙丑，特進、中軍將軍沈約卒。

夏四月，都下大水。

六月癸巳，新作太廟，增基九尺。

秋九月，加揚州刺史臨川王宏位元元司空，以司空王茂為驃騎將軍、開府同三司之儀、江州刺史。

冬十月丁亥，詔曰：「明堂地居卑濕，可量就埤起，以盡誠敬。」

十三年春二月庚辰朔，震於西南，天如裂。丁亥，耕藉田，大赦，賜孝悌力田爵一級。

夏六月，都下訛言有梌梌，取人肝肺及血，以飴天狗。百姓大懼，二旬而止。

秋七月乙亥，立皇子綸為邵陵王、繹為湘東王、紀為武陵王。

是歲，林邑、扶南、于闐國各遣使朝貢。作浮山堰。

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，皇太子冠，大赦，賜為父後者爵一級，王公以下班賚各有差。停遠近上慶禮。辛亥，祀南郊，詔班下遠近，博采英異。又前以墨刑用代重辟者，除其條。丙辰，汝陰王劉胤薨。丁巳，魏宣武皇帝崩。

夏四月丁丑，驃騎將軍、開府同三司之儀、江州刺史王茂薨。

冬十月，浮山堰壞。

是歲，蠕蠕、狼牙修國各遣使來朝貢。

十五年春三月戊辰朔，日有蝕之，既。

夏四月，高麗國遣使朝貢。

六月庚子，以尚書令王瑩為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尚書右僕射袁昂為左僕射，吏部尚書王暕為右僕射。

秋八月，蠕蠕、河南國各遣使朝貢。

九月辛巳，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王瑩薨。壬辰，大赦。

冬十一月，交州刺史李叟斬反者阮宗孝，傳首建鄴。曲赦交州。

是歲，魏孝明皇帝熙平元年。

十六年春正月辛未，祀南郊。詔尤貧家勿收今年三調，無田業者，所在量宜賦給；及優蠲產子之家，恤理冤獄，並賑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。

二月辛亥，耕藉田。甲寅，赦罪人。

三月丙子，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；公家織官紋錦飾，並斷仙人鳥獸之形，以為褻衣，裁翦有乖仁恕。於是祈告天地宗廟，以去殺之理，欲被之含識。郊廟牲牷，皆代以面，其山川諸祀則否。時以宗廟去牲，則為不復血食，雖公卿異議，朝野喧囂，竟不從。

冬十月，宗廟薦羞，始用蔬果。

是歲，河南、扶南、婆利等國各遣使朝貢。

十七年春二月癸巳，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。甲辰，大赦。

三月丙寅，改封建安郡王偉為南平王。

夏六月乙酉，中軍將軍、中書監臨川王宏以本號行司徒。

秋八月壬寅，詔「兵騶奴婢，男年六十六，女年六十，免為編戶」。

閏八月，幹陀利國遣使朝貢。

冬十月乙亥，以行司徒臨川王宏即正。

十一月辛亥，以南平王偉為左光祿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。

是歲，魏神龜元年。

十八年春正月甲申，以領軍將軍鄱陽王恢為征西將軍、荊州刺史，以荊州刺史始興王憺為中撫將軍，並開府儀同三司。以尚書左僕射袁昂為尚書令，以右僕射王暕為左僕射，以太子詹事徐勉為右僕射。辛卯，祀南郊，孝悌力田賜爵一級。

夏四月丁巳，帝於無礙殿受佛戒，赦罪人。

秋七月，于闐、扶南國各遣使朝貢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